

書評

- 《清代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稿》 李金坤 439
- 《人與人間：蕭軍回憶錄》 張劍貽 445
- 《文學與感傷》 王力 453
- 《六朝南方神仙道教與文學》 劉屹 461
- 《危機下的中文》 王宇弘 469
- 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 何家興 張學城 477
- 《新舊中西之間——五四時期的中國史學》 文兆堅 481

《首陽吉金》應侯簋考釋

李學勤

提要

本文對胡盈瑩、范季融首陽齋所藏西周青銅器應侯簋上的銘文進行了考釋，認為該簋屬周厲王早期應侯視工之器，與上海博物館所藏應侯視工鼎同時。本文認為銘文中的淮南夷並並非宣王時期的楚公逆。並對銘文中的贍、加、戎及革等字作了釋讀。

關鍵詞：應侯簋 楚公逆 淮南夷 西周史 金文

2008 年秋，美國華裔著名收藏家胡盈瑩、范季融首陽齋所藏中國古代青銅器在上海博物館展出，選陳精品共七十件，嗣後將轉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覽。我幸獲上海博物館之邀，得對這批珍藏作一觀察，並蒙惠贈圖錄《首陽吉金》⁽¹⁾，是非常值得感謝和紀念的事。

《首陽吉金》包含許多應該深入研究的重要器物，這裏想祇談一件，即列於該書 39 的應侯簋⁽²⁾，特別是其蓋上的長銘。

這件簋通高 23.1 釐米。蓋設捉手，有直立的蓋緣，蓋面飾瓦紋及雙重的重環紋，緣壁有兩道弦紋。器口下飾雙重重環紋，腹飾瓦紋，耳上有獸首，下飾重環紋，有方形垂珥。低圈足，飾重

環紋,附飾獸首的三小足。如圖錄說明所指出,簋的形制、紋飾均與現藏上海博物館的元年、三年師兌簋酷似。與之相近的,還有叔向父禹簋(缺蓋)和大簋(缺器),都是青銅器學者熟知的。

《首陽吉金》的應侯簋,“蓋銘與器銘不配”,圖錄推想“應該是在隨葬中擺放錯了”⁽³⁾。蓋銘有九行八十一字,器銘僅三行十四字,當係同一時期鑄作的不同器物。以下依原行款寫出蓋銘的釋文:

唯正月初吉丁亥,王若
曰:“應侯視工,伐淮南尸(夷)
苡。”敢嘽(薄)屮(厥)衆,瞻敢加興
乍(作)戎,廣伐南國。王命應
侯正(征)伐淮南尸(夷)苡,休,克
厥(翦)伐南尸(夷),我孚(俘)戎。余弗
敢且(沮),余用乍(作)朕王姑單
姬罇(簋),姑氏用易(錫)費(眉)
壽永命,子子孫孫永寶用享。

2005年,我曾有小文《論應侯視工諸器的時代》⁽⁴⁾,估定應侯視工的時代為西周晚期的厲王早年。按“夏商周斷代工程”試推的“西周金文曆譜”,三年師兌簋在夷王三年(公元前883年),元年師兌簋在厲王元年(公元前877年),大簋在厲王十二年(公元前866年)⁽⁵⁾,而叔向父禹簋也是厲王時器。因此,從類型學看,這件應侯簋蓋器置於厲王早年是合宜的。

簋的蓋銘顯然和上述小文曾作討論的應侯視工鼎是同時的。那件鼎藏於上海博物館⁽⁶⁾,有銘六行五十九字:

用南尸(夷)苡敢作非良,廣
伐南國,王命應侯視工曰:
“政(征)伐苡。”我“受”命,厥(翦)伐南尸(夷)
苡,我多孚(俘)戎。余用作朕刺(烈)

考武侯罇鼎,用祈眉

壽永命,子子孫孫其永寶用享。

當與簋蓋對讀。

蓋銘“唯正月初吉丁亥”,與在保利藝術博物館的另兩件應侯視工簋相同⁽⁷⁾,但後者銘記周王與應侯饗飲之事,恐不屬於同時。按古人以丁亥為吉日,東周器銘“正月丁亥”之類多係虛擬,前人已有論證,但西周器有無同樣情況尚乏證據,這裏仍應為實有曆日。

“王若曰:‘應侯視工,伐淮南夷苡。’”是厲王給應侯命書中語,鼎銘祇說“征伐苡”,更為簡省。“淮南夷苡”,鼎銘稱“南夷苡”,簋蓋下文又祇說“南夷”,足見是在淮水流域的南夷,其君長名“苡”。上述小文已說明“苡”的釋讀,可通為“逆”,並推論“南夷逆恐不會是楚公逆,後者即熊罇,乃宣王中葉時人”,現知南夷在淮,就更不可能是楚公逆了。

“敢嘽厥衆”以下,當參看師寰簋:“王若曰:‘師寰,受(粵)淮夷緜(迪)我賁(帛)晦(賄)臣,今敢博厥衆,段反厥工吏,弗速(績)我東鄰(國)。’”

“嘽”或“博”讀為“薄”,訓“迫”,在此為逼迫之義。講南夷苡迫其衆,是將叛亂之罪歸於君長,不在民衆,師寰簋所說也是這樣。

兩簋銘互比,知道必須在“衆”字下斷讀。“瞻”字從“魯”聲,“魯”和“蘇”一樣從“魚”得聲,故這個字可能讀為“胥”,意思同“皆”。

“加”與師寰簋的“段”同音,均讀為“格”,《史記·李斯傳》索隱:“彊悍也。”“加(格)興作戎”是悍起兵釁之意。

“廣”訓為“大”,“廣伐南國”即大舉侵擾周朝南土。

簋蓋下文說“我孚戎”,“戎”字似“戈”,對照鼎銘,可以在拓本上看出左側還略顯筆劃。“戎”是戰車,多俘敵車是重大勝

利,“戈”不過是普通兵器,就不值得為之作器了。

“余弗敢且”,參看《殷周金文集成》5384 耳卣“耳休,弗敢且”,以及史牆盤“牆弗敢担”,“且”或“担”讀為“沮”,義為敗壞^[8]。

據簋蓋,應侯視工有此事功而為其“王姑”作器,這在金文中是非常特殊的。“王姑”的“王”通“皇”,訓為“大”,“姑”則為父之姊妹,名為“單姬”。大家瞭解,應國乃武王之後,姬姓,因而“單”當係其夫氏。這樣考慮,“單”恐怕不是“單”,因為單是姬姓的,“單”字寫法也似有異。我猜想該字是“畀”的省寫,西周中晚期金文屢見畀氏^[9]。河南三門峽上村嶺 M2006 所出的盃有“畀叔奭父作孟姑旅盃”銘文^[10]。M2006 是虢夫人墓,則畀當為姬姓,其封極可能與虢、應相距不遠。

《首陽吉金》這件簋,就出現的時間推測,應當和多數應國器同出於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,所以應侯視工之父武侯的這個姊妹大約已經大歸,留住母家,受到視工的尊敬。

這裏應該考慮一下簋的器身。器內底的銘文是:

應侯作姬遠(原)

母疇設(簋),其邁(萬)

年永寶用。

圖錄已指出同組的一件整器見於宋人著錄^[11]。“姬原母”是姬姓,字原母,不稱名,看來是應侯的姊妹,故沒有畀姬那樣受到敬重。她在應國可能同畀姬常在一起,這說明其器物彼此錯置的原因。

(作者: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、“夏商周斷代工程”

首席科學家)

注釋:

- [1] 首陽齋、上海博物館、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:《首陽吉金——胡盈瑩、范季融藏中國古代青銅器》,2008年。
- [2] 同上,頁112—115。
- [3] 同上,頁112。
- [4] 李學勤《論應侯視工諸器的時代》,載《青銅文化研究》,第4輯,2005年;又收入《文物中的古文明》(北京:商務印書館,2008年)。
- [5] 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《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—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(簡本)》(北京:世界圖書出版社,2000年),頁32—33。
- [6] 陳佩芬《夏商周青銅器研究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),《西周篇下》,頁363。
- [7] 李學勤《論應侯視工諸器的時代》。
- [8] 李學勤《新出青銅器研究》(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90年),頁80。
- [9] 吳鎮烽《金文人名彙編(修訂本)》(北京:中華書局,2006年),頁373。
- [10] 李清麗《虢國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銅盃》,載《文物》,2004年第4期。
- [11] 劉昭瑞《宋代著錄商周青銅器銘文箋證》(廣州:中山大學出版社,2000年),頁446。